



08211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

奏議

法度總論一

欲自爲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爲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僞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擯古於今絕今於古且使爲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於此願陛下深思之蓋陛下之欲自爲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爲其國苟爲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術則

水心文集卷之三

一

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於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疎矣故臣所謂有獻於此請陛下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夫觀古人之所以爲國非必遽倣之也故觀衆器者爲良匠觀衆病者爲良醫盡觀而後自爲之故無尼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之爲國具在方冊而已其觀之弗難也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數策畫不終朝食而古人爲國之大槩森然見於目中矣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待食頃而所以自爲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夫以封建爲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爲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爲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爲郡縣而後霸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



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  
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  
身而不變考察緩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  
而行王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勤  
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  
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明予奪自  
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害其郡縣而  
行霸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霸  
之未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復而已若將行其法度以制  
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惴惴然害之愈  
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  
蓋古人之所以爲國者雖各繫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  
祚之長短然陛下卽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  
之者乎然則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重大而難去深遠而  
難知矣視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  
數千里舉而自爲以復祖宗之舊雪百年之恥無不可者  
矣

法度總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  
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爲得何也蓋必  
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爲  
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之  
壞亂廢禹湯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  
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爲國家之意  
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爲功且東漢  
之末四方分割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足

屏息操制羣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立遞興遞滅及其崛起自見者猶皆自有爲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心人存政舉隨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蠶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漢之失爲興唐不以懲隋之亡爲強夫興亡治亂各有常勢欲興者由興之塗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久矣然考其所以禍敗亦何以遠過於秦漢晉隋之亡蓋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已若此矣而本朝所以立國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爲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曰柔人

氣曰惰人才曰弱舉爲懦弱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遂揭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之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紊矣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况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爲禍難之餘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隄防扁鑄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爲得而真所以得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挺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惻怛寬平粗



得古人之意而文具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由請和仇讐而不激其憤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爲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所以得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爲疎昔之細者今爲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總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經久常行不可改變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爲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爲利而資格爲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爲利而考任爲銓選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爲利而關陞改官爲薦舉之害至

水心文集卷之三

四

於任子則有數害自員郎致仕卽得蔭補爲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爲一害今者汰其謬濫限其員數又爲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藝旣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而爲士使之知義今者化天下之人而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沈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爲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旣不擇賢又不信藝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爲一害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爲害制舉所以求卓越方聞之士而責之於記誦取之以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爲害博學宏詞昔以罷詞賦而進人於應用之文耳美官要職遂爲捷徑一居是選莫

可退解而宏詞之法爲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爲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役法爲害昔之勅律總核萬事朝廷隨時制宜定爲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爲害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今也禁切監司之法又甚於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爲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爲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胥吏爲害又因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爲害行保甲則保甲爲害行方田則方田爲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爲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爲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爲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爲是必不可去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於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其所終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臣願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兩漢及唐之盛世可必致也

### 資格

請言資格爲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至於卿相如後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棄賢而爲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



不因今之法而少變之也夫計日月累資攷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才有德之人何者賢才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稱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爲九卿九卿爲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儔非其不爲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才不拘擲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尙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可別故以此限之耳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藝祖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拔間得魁磊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寇準欲出意取天下士而上下羣攻之故李沆王旦在眞宗時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司馬光呂公著在哲宗時數人以謹守資格爲賢

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厚蔡京王黼秦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由五人之所以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爲諱雖然資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稱治何也蓋能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高下之序彼其號爲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許之矣特欲其履歷以實之而已矣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爲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爲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關陞由關陞而改官知縣由改官知縣而爲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而爲察官由察官而爲卿監由卿監而爲侍從由侍從而爲執政大臣或由知州監司而爲郎由郎而爲卿監侍從執政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

矣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薦士宰  
執不舉賢執資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陛下雖欲責之  
以事詢之以謀彼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  
且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厚蔡京王黼秦檜  
之爲相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  
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爲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  
以資格爲用人之利也決矣故臣欲陛下審乎資格之實  
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通號召收拾以終成資格  
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甚難人主之得才  
也亦甚難毋天闕摧折之使至於盡蓋今世猶有可用之  
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  
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水心文集卷之三

七

何謂銓選之害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  
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  
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  
以俱入于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  
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尙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  
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  
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  
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  
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  
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不待刑  
法而自畏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  
以祿生民之命由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  
治風俗不於此乎求厚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將安所取



之奈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塵坐蠹折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時之故矣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未嘗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言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馭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跡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磨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况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考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至於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怨曰謗曰動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其上而疑壞治道於將興之時者也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則無怪銓選爲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尙書侍郎者不虛設矣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爲善法矣而今乃爲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員郎此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入非舉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官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

吾不徒與以賢能而與賢能不自知以薦而知乎然則朝廷歲與人以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大吏歲舉人以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其人之得關陞改官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知而朝廷之法旣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旣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則是上下相與爲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下之人知之上之人亦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體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恥者而不恥也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旣得脫乎此也抗顏莊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爲卑身屈體之狀以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

此舉人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守而不思變且京朝官者已爲天下之所貴而朝廷亦自貴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朝廷無不可爲者而計今或未之能也今盍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以今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乎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爲是卑身屈體以求之則僕隸賤人之所恥者亦或知恥矣其舉人者不困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吏或一舉其才則朝廷信而用之拔於常調此薦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



之所當請而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  
隱忍而不知爲之遂爲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夫

任子

何謂自員郎致仕卽得蔭補爲一害人臣以子任官亦國  
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朝廷錄功紀舊  
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員郎由  
常調入仕不過佐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然且從而官  
其子豈以爲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爲之邪  
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  
止於員郎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  
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其恩不稱也

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京官者  
朝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

水心文集卷之三

十

而後得之今闕遠而待之者多入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  
改官疾病憂患公私愆犯有終身不得者或一人特與改  
官上下相目以爲異事今至使其爲太中大夫待制者卽  
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耶豈爲侍從大臣  
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  
者歟重之則其法窮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不能變  
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

何謂一人入仕世官無窮爲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  
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醜祖宗垂後裔也至於官  
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苟應法令而直與  
之以爲恩則濫以爲法則弊以爲義則悖且朝廷不尙賢  
而尙貴朱紫混然夷跣雜處崇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  
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元身則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

宦不知藝極驕侈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賢者何以勸焉

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員數爲一害且朝廷向之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爲是無窮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員數則亦不可夫爲上者使其下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得吝不然與其一而棄其一曰此在吾限員之外耳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蔽而人紀隳矣故員郎非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勿復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爲朝廷之所貴奈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弟以今之所與員郎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考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之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爲之止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員數限之乎雖然因

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材品卓然可以爲國家用則於此乎官使之而苛法煩例前衝後改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蓋昔之所謂俊乂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輒爲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俯首誦習謂之黃冊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賁者乃人之所輕且夫世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卜其內今其可稱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反得之然則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塗出豈有始於



爲人之所輕而終也乃足爲國家之所重者乎

何謂化天下之人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使天下有羨於爲士而無羨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免冒之詩所以作也蓋羨於爲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貴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歆慕者而不足以動其自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然則盡有此心而廉隅之所砥礪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何謂解額一定爲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世酌中之法也其時閩浙之士少有應書而爲解之額狹矣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士其茂異穎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趁糶納夫士之爲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朝廷資其材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爲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通之使與寬者均乎

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爲一害古之取士也取之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棄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藝祖之初憫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遂者因以爲之賜今也士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爲言則安用此而遂爲常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國之命繫焉四患不除而朝廷於人才之本源戕賊斷喪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

拱把而至於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爲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人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恥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息之地夫秉義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以使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書季考校正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徠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

何謂州縣之學無攷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負俊氣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爲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



之爲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攷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之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一揭而正之則宜有不可爲者陛下下一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於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爲壞天下之材而使之至於舉無所用此科舉之弊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

### 水心文集卷之三

十四

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科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起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爲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徧以爲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爲制科習氣故科舉旣不足以得之而制策又以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爲一事也必先立爲一法若今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於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上而爲制舉者以答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

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爲能故哲宗以爲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爲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爲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煩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可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爲譏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慨然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典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爲經常之辭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誥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



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返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旣已爲宏詞則其

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輕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何自爲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熙寧爲募役法盡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豈能自爲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雖去而募役之患方興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保副正長者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不可復論保副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爲大患

窮天下之能言者日夜相與謀之而不能自出一說也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內物力最高者戶長則以催科者長則以追胥而皆有雇直熙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講利源者無所取財以爲者戶長雇錢者官未嘗盡支而爲者戶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窠名以起發上供而者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强差之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流水鼠尾白脚歇替之差鄉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死力以爭之今天下之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甚於差役蓋朝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纖悉委曲動有法禁而所謂保正副者乃獨無法何爲其無法也名募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

之論不過仇疾於官戶誅挾於詭產其說有自宰執而與編戶齊役矣而詭產半天下其弊安可絕且不咎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困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戶詭產何哉今復以耆戶長雇錢還州縣使二稅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隸之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大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內誠有材力可以服衆智勇可以率人者遵用舊法使爲保正若副而除其一戶二稅之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爲之而不可得而不使強委已而不願也夫如是天下豈復以差役爲患哉又如是則雖官戶無間新故亦皆可爲之而何至以此督責官戶哉且今世爲民之意何其薄而辦官之事何其至也且京師有諸道諸道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而後親及於民也其勢宜使什伍比閭里黨而後達於縣令則擇其人而爲保正副者正所以親切於民服習其



小爭而無使至於大鬪教民使不犯省刑罰之先務也若此者其官事何所不可辦而今顧未嘗爲之施甚陋之意以與民較至下之策民愈爭而不知悔則鞭笞隨其後是獨何益哉是其行之非有所難而不思去者何也

### 新書

何謂新書之害本朝以律爲經而勅令格式隨時修立自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爲書近者乾道淳熙已再成書矣以後衝前以新改舊凡朝廷上下之所恃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爲治久矣臣豈敢遽議新書之爲害如晉叔向之所以告鄭子產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之外者一害也書旣備矣而事復弊法旣具矣而令不行則宜有說焉今

### 水心文集卷之三

文

止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檢坐申嚴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強委之二害也人才因此浸以頹惰倚撫利害汎然推廣及其終也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已行之法而已以法爲弊猶可言也以人爲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朝省之有批狀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相習公爲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爲治今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亂法不亂爲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不足以知法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

是書而果已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文不備其實備其似不備其真也夫使見行條法誠已皆具而天下何爲尙有犯法而生弊者然則非無其法之罪而無其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坐申嚴以詰複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人而廢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行者必非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憤耗智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章奏則亦謹然願助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才之所以日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爛道窮暫相縻繫而無經久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強虜之所以憑陵也臣故欲陛下縱未能任人而廢法以行唐虞三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爲虛文而人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漢以來者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褻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人根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做視又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爲公人世界又以爲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



固然也然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傳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弊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戮刑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

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者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尙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夫使之有才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爲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闕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託干請有所不行與決事整齊簿書不爲疑玩則下亦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朝廷之設官也必先知其所以設是官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郡衆而監

司寔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監司亦足以寄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者亦若是而已未暇及于岳牧相維之義也且其若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制之此則今世所以置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又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緊恐其擅權而自用或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然則朝廷防監司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禁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沿微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監司之弛惰人反以爲寬大上亦以爲知體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爲侵權上亦以爲生事此真大謬戾者也夫

監司者以法治下以義舉事者也今轉運司則以剗刷州縣之財賦候伺其餘羨衣雜其逋欠爲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鹽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民田則置而不顧提刑司則以催趣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由于爲職而刑獄冤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法不義反甚於州縣故今之爲州縣者相與聚而嗤笑監司之所爲豈監司之本然哉是謂不以法治不以義舉之權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二失也且不運司徒報上供之數於戶部而轉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總一路之財計者將何所用也茶鹽則已受其剩利於權務都場而提舉司受其捐留掌其住賣督其煎煮爲之索逋理債而已經總制錢州郡各已趁辦上供而提



刑者徒文移知通收索季帳稽考網解以報戶部而已是  
三司者以此爲職徒養資攷多人徒憑意氣作聲勢以便  
其私可也國紀民命何賴於此是謂既無法無義而事功  
又不得實三失也至於還轉運之權以清戶部之務罷提  
舉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謂止擇  
十道使猶患不得人則監司者蓋甚重矣豈以爲例差循  
致之用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

奏議

始論一

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鮮無患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邊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陲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冊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幣帛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爲正論異此者爲浮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爲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前世自以爲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侮不除芽蘖終

水心文集卷之四

一

在小人因其間隙倡復燕之謀前覺始鋤後患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離矣始也誤委三鎮而兩河諸城猶以死固拒太原之帥猶力竭而後就擒建炎嗣統獨已失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南北紹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真授立之爾及黏罕死僞齊廢虜用事者厭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我夫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木背盟苦戰則所爲分畫者纔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敢較焉至顏亮屠隕北方潰亂歸義之民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振矣然宰輔無狀踵失策繼舊盟卒亦黽勉割四要郡畀之徒使中原遺黎飲泣內恨絕望於我夫我不能守則民雖不爲變而



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已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處江浙以為南北之成形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來之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者豈可坐而講堯舜三代之舊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讐恥之義一切聽其為南北之成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成敗瞬息也得失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強之慮也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加以思夷夏之分辨逆順之理立讐恥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所得也愈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舉不可以偏說定不可以遠事言也

水心文集卷之四

二

始論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粗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傳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之義理不可踰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為國者不敢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參之使

其害消昔之帝王莫不然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遼人求關南地天下之士始稍奮發深思遠慮以爲之說然而內墮好尚之多言外狃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寧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爲烈焰漲爲洪流而已過此何暇言之是又熙豐之後因於世故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難至痛極憤此上下深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苟目前忘大辱者爲南自南北

自北之論視宗廟君父之讎如疥癬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劫脅衣冠舉俛首而奉虜故二十餘年未有出思慮於飲食刀筆之外者況其遠者乎是又紹興以來爲小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陛下總權綱執樞要責功能課勤怠崇實用退虛名審於考察謹於遷叙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率勇敢天下靡然知上意而從之矣然而懷欲爲之心者以無所爲而消縮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託而回容利惟謀新害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爲仁政趨事者已弊矣猶以爲良法國無駿功常道先喪士無奇節常心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隆興以來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遍知前失而不諱堅志強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爲則爲毋以爲昔未嘗有當改則改母以爲今方循用除百年之宿蠹開



興王之大道計歲月之舉措求日新之功效明發慷慨同於饑渴烏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願條列前後之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而不亂所以佐聰明之一二也

取燕一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亦必曰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以志復幽薊爲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以燕爲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慶麻中劉六符反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爲之設辭增賂而後僅止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畀之而王安石韓絳不之較也況於王黼蔡攸之妄庸乃欲必取異代已

水心文集卷之四

四

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真以貽大變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猶強社稷猶固我獨抗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財竭民怨內潰外擾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竄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粗嚴將帥粗厲乘時以取全燕收拾漢唐之遺民何爲不可夫堅守重誓於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旦襲其迹以陵我當是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之乎种師道既敗劉延慶又敗蕭后夔離不以折北不支女真之潰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爲用衆者如此遂禱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

師降虜共事竭中國事力以饋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郭藥師挾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以取燕致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取燕是今日之謬論猶未解也敗事既往空言無益謬論未解實害最大可不畏哉

取燕二

何謂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百年之後者也幹離不黏罕之交至也兩河陷沒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禍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救取燕之失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楊時則爲悠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

水心文集卷之四

五

則欲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种師中謂劫寨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駕維揚遂來江淪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者取燕之事浸已遠矣然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徽宗凶問至光堯下哀恫之詔猶以海上之盟乎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呼至於今日而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虛畫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曰姑自治也問其祖宗之讎恥曰天命也凡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遂數百年而不可救也乎昔魏冉攻齊綱壽范雎以爲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酈食其請立六國張良以爲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魏太武幾獲於統



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延宗唐莊宗之  
取梁亦僅免之筭耳乍合屢散忽來驟往勝負無常自古  
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哉

### 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之中  
世燕薊先爲叛臣據有其地以至於亡及石氏分畫以奉  
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冀所非望是烏  
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  
守而開胡虜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  
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師凜凜常有戎馬  
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約  
出金帛以啗之而後少安慶麻中謀欲敗盟范仲淹謂虜  
必張犯闕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爲北京示

### 水心文集卷之四

六

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幣卑辭而後已蓋渡河犯  
闕開運之已試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常存由是言之靖  
康之禍不特羣儉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  
矣夫燕薊中國之郭郭也河北河東中國之閩閩也弃其  
郭郭而設扞禦於閩閩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爲可久安  
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  
秦一六國而攘匈奴築長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  
三代戎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  
都邑款陵廟盡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不復猶處國家  
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立何也有天  
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勢非可以畏縮苟  
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氏劉氏中分天下自沛  
公起而得鴻溝以西孰曰不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

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彼而弃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知也

親征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安寧以身鬪於兵革夷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太祖太宗未嘗不自總戎真宗之初固已幸大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爲王欽若請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騷動用命王撻覽斃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始以親征爲祕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行入無人之境撻覽第偶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命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爲功

水心文集卷之四

七

哉使寇準以此自銜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旣成當靖康中亦有謂當如真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異勢不可復用親征者建炎間深入兩浙紹興初趙鼎請回向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真以爲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爲不親征耳一親征而虜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亮氏之來而光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爲勞師其實亦用親征也故陛下初卽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爲謬論者曰久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爲正論者問其說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分畫明紀綱正法度修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



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書生之虛論未見危於此久而不能變則利害之定形未可決也

### 待時

何謂待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爲言也夫時有未可而待其至昔之謀國者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特似之而非也越之報吳也范蠡文種以爲必在二十年之外二十年之內勾踐欲不忍其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待時者邪然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爲皆報吳之具也故時未至則不動時至則動而滅吳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爲而欲待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修德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順其時而因勢之可爲則勝違時而求以自爲則敗若此者曰待時可也陞

### 水心文集卷之四

八

下二十餘年之間接乎光堯三十餘年之事聞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說熟矣待時之說轉而爲乘機此羣臣之款大事而誤陛下以自寬也亮氏斃殞北方請命女眞亂離其時豈不至邪及陛下按兵甲而休之玉帛交使由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待機若是之遠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楚漢隋唐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泯泯默默使少壯至於耆老而終不見邪蓋待時之虛論其誤天下國家審矣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爲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爲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陛下姑自爲其時而自待之毋使羣臣相倚相背徒玩歲月前者旣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

昔之爲國者兩敵相形而時出焉極遠者數年而近者不終日其君臣起而從時每患其迫促而不及待不患其悠遠而不可待也悠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今日也若此者非真有可待之時也乃姑爲待時之說而已

實謀

何謂求今世之實謀今壤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吳蜀比南北之宋齊梁又財利之淵也北方地雖適半計其賦入十分之二三耳地大財富足以自爲也然而五六十年不足以自爲而聽所爲於虜者則有故焉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爲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爲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闊也而今以密爲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雜也而今以專爲累姑請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爲緡錢者茶鹽權貨以二千四百萬

水心文集卷之四

九

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爲千五百餘萬此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爲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土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併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虜人和親而不敢鬪一日之兵小則草竊窮寇數百人忽發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爲累而至於弱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奇



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隳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爲累而治道不舉今自邊徼犬牙萬里之遠皆自上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嘖嘖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委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讎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爲患而至於國威不立陛下雖朝思夕慮薄滋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爲而終不可爲者四事之累也然則奈何財

水心文集卷之四

十

以多爲累則莫若少之故四總領爲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爲諸州之害板帳月椿爲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爲累則莫若少之故四屯駐之大軍耗總領之財計廂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密爲累則莫若疏之故兵財民政分任而不一者不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爲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所付外無郭郭則內無室室故處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者不可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纏起痼興滯補弊則一二年之間可以抗首北出而取燕之慮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果去害誠果則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爲利者又在於四害之後也

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嚳以前爲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糶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爲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爲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

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興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權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爲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爲三國裂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窶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卽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關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財多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



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世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蹙以較鎔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武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役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慮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古者財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豫論而况望其有所設行以必成效

哉

水心文集卷之四

三

財總論二

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旣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眞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爲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黜儉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奮頭角以哀斂爲事雖

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焦勞苦議乎鹽茗權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十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鬪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不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燾任饋餉之責鹽錢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

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况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有統轉運所至剗削攫挈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賊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己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倍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鈎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



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爲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論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何謂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旣平東南殘破郡縣事須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醇以相補足靖

康召募勤王兵翁彥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沙泥未用者弃之溝壑維揚駐警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爲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號爲士人而其言若此蓋辨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則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興遞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師悉用取給而孟庾以執政之重當總制之名耆戶長壯丁雇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之趁辦本不過數條瓜割棊布皆以分隸一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

督之胥吏疲於磨筭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柳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折官本茶有秤頭節息油單靨面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買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爲升也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錢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爲月椿兩浙福建爲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嘆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奮視兩稅爲何物而況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

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行茶場水磨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實陷飲人以不貲之酒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也蔡京之法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矣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以來號爲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如秦檜權攸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弁餘瑣屑之間以爲國命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經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於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



何謂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爲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蓋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猶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前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爲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日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爲二縣則以板帳月椿無失乎郡之經常爲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爲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于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

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

以取州縣之弃餘而板帳月椿各自以力趁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斂也贏縮多少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去民尙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椿板帳多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强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以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爲盜賊凍餒矣若經總制錢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

何謂國用日乏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逮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聚爲孤注與不博而丐其贏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爲

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爲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賣酒取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爲國乎使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不除則取之雖多斂之雖急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窳名之不當取者罷之然後合州縣無敢爲板帳月椿以困民黜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誨者而拔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修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兵多使之也財與兵相爲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國用不乏矣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

水心文集卷之四

七

何謂和買之患經總制錢之爲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已國以二稅爲常賦也豈宜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內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尙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賣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觸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取和買之爲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治可也和買旣罷取民之名正義聲暢於四海矣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



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大踊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說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旣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況欲大有爲於天下乎雖然折帛之爲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鈎考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不減和買折帛不罷舍目睫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爲將良平不能爲謀者也

何謂茶鹽之患權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事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旣繁經制未能一一復古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茶鹽則無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權之不寬取利不輕制刑不省亦終不可以爲政於天下使措置諸事有緒二三年之後臣請言之

### 治勢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下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尙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強故忠質文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爲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鼓滿而覆者器也而榘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文之尙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

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爲天下之勢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爲而莫或制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日月秩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爲之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己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也坐視而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

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涵淫佚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也臣嘗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修舉文武並用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俘取僭僞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圯缺者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拾不能什一而孱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



內向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爲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爲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弃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臣嘗考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身爲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

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疑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

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

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舉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



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從其後，擗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畧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爲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爲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財計下 缺

外論一

臣爲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著其首篇曰：爲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治，夷狄義也。中國爲中國，夷狄爲夷狄，名也。二者爲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來服也。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夷狄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并亡，譬猶舍舟楫而濟深淵，以勇怯爲

沈浮幸而得濟不可爲常不幸溺沒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夷狄以爲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爲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況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真以爲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土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袤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蓋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有獫狁獯鬻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爲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利兵危矢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爲用是旣已化爲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

水心文集卷之四

三

並起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爲雄小國次第亡滅廣大其地而爲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兼取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夷狄矣漢起匹夫親搏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爲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民者何在奈何冒頓反不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塞入至太原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別異耳力强則暴師轉餉深入屠戮如摯取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帛愛女以壻之亦獨何所愛張良陳平蓋策士而絳灌之爲丞相主國論者故奮挺大呼望屋以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爲戎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體雖然誼於制患之術淺矣請自爲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而繫之若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眞使匈奴不當漢一大縣此何足治



而況本不計強弱者乎夷狄嘗苦中國無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說首開兵端志在誅翦然則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稷契伊尹終不能秉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誦習以爲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強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旣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和爲常與之爲二而天下之人熟於聞見不知其爲中國夷狄之異者此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所論者一事自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敗盟約也女真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爲與大國義兼兄弟當來援我或遂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真使不能逞彼知大國爲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取幽州故地以爲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則夷狄雖遠而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爲不義是以不用而不知信義乃所以爲中國者本不以夷狄之無而廢也夫兼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致患之本復修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夷狄固無難矣何必勞神於智計鬪勝於士卒益趨於末而不能反哉故夫若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外論二

秦漢以來待夷狄者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盡於此矣和親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多是以後世之

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害而後知有利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之爲和而亦不與之爲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以喪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尤爲無名夫北虜乃吾仇也非復可以夷狄畜而執事者過計借夷狄之名以撫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恥反懼仇人懷不釋憾之疑遂欲與之結權以自安可乎往者紹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廢逐大臣誅殺名將盡黜異已者空士大夫之列洵洵數歲而後定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因又以言復讎爲事暴師淮水之士久未有功宰相仍用前策建請罷督師撤攻具出東西北道四要郡以乞之而復爲和俄而虜又大出天下之心凜然以爲盟誓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臥在庭其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

安也使無弓矢陷穽或不免徒手而搏之以必死爲決猶愈於坐而待其噬也若有弓矢陷穽可用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失吾所操之具而聽虜之自爲是獨何時而可也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爲一絕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爲不可而敢自言於上者非真知其義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進也非可用以當虜也故真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內愧竊嘆而不敢言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以待虜益疎略矣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祖宗之世也內治已定則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爲保全邊民計耳是不憚自屈而力行之可也今日存亡之憂不得尙用往事爲比使虜復如辛巳甲申忽擁大衆以求戰和固不



可且其崛起暴強而據吾大半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如使復爲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出而有之和亦不可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祖宗之世也唯其有以容養契丹使不敢桀傲則兵可以至於不用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遠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爲之慮幸其事之不在已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有出於數十歲之外者偷目前之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爲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謂絳灌之徒今積薪盡爲火矣寢然火之中不知奮迅於烈焰以自求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固不必誼之智而後謂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猶未足畏也然雖絕使罷賂而臣以爲猶未至於遠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矣執事者猶未敢聞其始而臣安敢詳其終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淺深而歷數天下之至計以自銜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復仇爲正義而明和親之決不可爲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外論三 缺

外論四 缺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五

奏議

紀綱一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爲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恃煩文細故以維持其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榮則本朝之事是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頌以文告觀以巡狩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爲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胡

水心文集卷之五

一

亦始合爲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沿邊之兵攘却其要地而匈奴遜迹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故世皆以秦之紀綱爲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爲失而不以弱失以大爲失而不以小失夫強大之勢易爲也秦特不知爲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三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爲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尙能繫服單于而臣妾之夫豈蹙縮凡儒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科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立彼此窺伺一



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窘匱喪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忠義相獎激虛聲遺號猶爲一統海內之具至王導爲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苻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齊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爲不當授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爲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衛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爲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有節度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年邊將權重遂成

水心文集卷之五

二

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爲藩鎮殺亂混并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懲創之說而紀綱不可復振矣

紀綱二

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後也藩鎮復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鎮以爲名見者不察而以爲其患專在於藩鎮藝祖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知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師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

急皆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太宗則又漸收之雖邊庭亦如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一日能使其強藩悍將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爲制馭宇內之善謀遵用而不易哉雖然爲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籬垣墉所以爲固也堂奧寢處所以爲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爲也唐失其道化內地爲藩鎮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內外皆柔雖欲自安而有不可者故自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西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輕而法制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末眞宗幸大名傳潛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擒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

水心文集卷之五

三

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欲久與虜校犯闕之危不俟靖康而後見矣夫恃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西方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自不可動爵祿恩意豢養羣臣狃於區區文墨之中僥倖之習勝而志氣日消削節義日隳敗矣論者或非之其追言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馮繼業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任責成邊警無虞而太祖能以力內平僭僞蓋雄略如此而竊歎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爲國之本然曩以懲創五季太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頌功德撰次符瑞爲職業上下之意以爲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日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與



人才皆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代載籍非不粲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於繁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後已此豈不爲大可歎哉

紀綱三

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爲國無甚於本朝者眞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爲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毅然憤其小醜欲翦滅之立論必於不赦旣而屢出屢敗潼關以西人無固志而契丹遂擁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爲解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爲弱證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爲兩府議論前卻施行舛謬小人交鬪其間三人逐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爲三人不能循

水心文集卷之五

四

致治功而欲以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乏人才頽弛天下翫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尙故王安石佐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爲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爲在於兵之不彊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斂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洵洵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也以神宗之厲志有爲終於舉措衡決變法則爲傷民開邊則爲生事力圖靈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爲強勢而欲因弱勢以爲強勢也夫改之與因由始論之

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錮更紹聖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爲強勢者至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可守者又皆廢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爲膏肓不可起之危疾雖分四總管以圖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募勤王天下冰解雲散一城之地刼制於虜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爲守猶且不可況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際蓋可觀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爲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羣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掩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哉此天下之大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百言而不能決也

紀綱四

水心文集卷之五

五

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斂財騷動天下議者蠡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爲以爲稍徙近南安常守舊命使祈請自足苟延歲月既而有維揚之禍牽連奔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爲鎮撫使于時盜賊充斥僞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附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浚雖狂疎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俊韓世



忠岳飛亦次第平殄羣寇江左所以粗定而虜肯和者任人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委任不專張浚趙鼎汎然於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爲國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其勳伐自比趙普以爲經國之長算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大半遷劫之讎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爲大功何哉庚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遜語聞於殿陛朝野喧然搏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爲者而葉義問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於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四五十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爲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

水心文集卷之五

六

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治不定則夫仇讐者誰與謀之今百計哀取竭東南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次得爲統帥而將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內廷報發承受名爲機密而大臣不聞諸州禁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鈴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邊內江虛徹沿淮紀綱所立錯謬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遷月易孰爲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爲也方畧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興廢古今出一塗轍而已本朝之論則欲私爲而私驗之是以頽弊委靡至於今日而莫曉其故此臣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天下之利也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孳縮而不能伸宿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初出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今州縣睽睽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爲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椿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蹙零勘合牙契之額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斂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爲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爲六十萬緡盡斥內帑封樁以補助之夫此內帑封樁者以之罷減三者之苛斂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

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廢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衆而召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竝舉而爲之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荆湖四川爲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餘則名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爲之也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今日命之則成矣成則



久久則安之以爲常然若此者內以朞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厲士奮可用之於死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仲孿縮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由於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閉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爲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爲難士非難也而民爲難民非難也而兵爲難兵之爲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二

水心文集卷之五

八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之兵而寬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由郡守攝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衛鈞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爲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厲士而養之將用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爲之立家是兵爲民也古者民爲兵今者兵爲民宜其消惰孱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真之來

南也雜以奚契丹勃海漢兒前纔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自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更其弊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謹無動以惟吾之所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爲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畀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爲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爲亂奈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爲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少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

水心文集卷之五

九

禁土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爲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爲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爲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爲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斂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羣臣有暇而人才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縣寬則庶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爲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弊某



日此弊去此效見弊不去效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必  
行之以日月計其實效致矣

終論三

臣前所論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陛下嗣  
位以前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陛下嗣位以後始  
爭以門外事爲言幾成俗矣言門外事旣孟浪茫廣多虛  
寡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知故臣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  
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禦不知地利則指事而言者妄  
矣臣請先論女真之始所以得者蓋每怪士大夫過於譽  
虜而甘爲伏弱者何也其譽之也謂阿骨打黏罕兀朮三  
人者夷狄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  
妄也阿骨打豪其部中延禧煩擾旣過不堪囚執起而自  
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嘗交鋒輒以敗北女真

水心文集卷之五

十

者用其兵食其糧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土地披靡逃  
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骨打之雄傑如石勒慕容儁之  
流以智力百戰屢僨屢起卒以得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  
買立不能主令而幹離不黏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三  
酋者之奮而我之所以布陣立敵而復不勝者何也自其  
始入而吾固已空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  
嘗與之戰敗則黏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  
取吾之中原如是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  
譽虜甘爲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東  
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復以歸  
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遷維揚耳劉豫見  
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南耳彼真見吾  
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於今日猶有不自安之

心焉夫過於譽虜而不能自守當其始也乍見駭聞倉皇擾攘容有此論矣今安定久矣然而譽之不已何也故譽彼之兵則精銳而吾則疲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譽彼之精銳何也譽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譽彼之明信何也譽彼之規畫則審當而吾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譽彼之審當何也譽虜以脅國人而因爲偷安竊祿之計此風俗不忠之大而無有知者方靖康艱難時唯宗澤不平此論如澤未足以見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聖不終北狩矣固可一戰而敗也蓋天下之禍有大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亡此則自古以來未見有靖康者矣不追此議而爲可以戰可以守之事反謂自古未有如三晉之雄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鬱不伸必有待於陛下也

水心文集卷之五

十一

夫黏罕與韓離不同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既破都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兀木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海舟楫爲何物也空行問津至於四明而後返使古之兵法皆盡廢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所爲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譽喪心失靈狂惑求死之人以爲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

終論四

請言女真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黏罕者生於東北窮遠之小夷非素有兼天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於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教以稱帝收元卒盡併契丹而燕人爲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闕其後遂破都城而據中原蓋晉之所謂劉石鮮卑氐羌皆嘗生長中國奮其雄心公起窺伺而黏罕兀木本無其志也特以敢



於決鬪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爲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參以本朝及遼之大略繁劇牽制若乃聚重兵憑堅城衣食嗜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我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而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酈瓊之叛擁全衆以歸劉豫虜疑有間且合從困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關陝來而罷兵兀朮再出大敗於順昌柘臯始稍懼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真種落而兼中原契丹爲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怯懦不自振之氣且無有爲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決不能堅壁而窮鬪故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惟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真之族類亦皆以和爲利亮氏弑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南渡江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酋自立於後矣

水心文集卷之五

七

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爲敵國又嘗聲以還故疆爲言范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者平視我師投袂賈勇及此開隙足以取怒而虜卒不動今歲遷入其穴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京蕭條從臣死喪思燕之樂旣而復返此不可誣也然則女真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爲家其君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爲法而又願和不願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積累之久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劉石鮮卑氐羌之勍對不侔也明矣然則其事在一大戰而勝之耳夫一大戰而勝虜之心搖不復留中原當以燕爲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其難而後成者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禦者姑求其

一大戰而勝之道焉勝之道盡去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帥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壞二百年糜爛不可通之說真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世之言兵出某策張某陣用某人以奇立功者豈可賴邪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

終論五

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爲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爲貴中國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常講也不可以爲不美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貴夷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謂女真者豈口舌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致邪張浚之始用也少年狂疎恩信未足以感士智力未足以服人蹙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鼎旣泛然於事機之間不戰不

水心文集卷之五

三

守虜來則進而拒名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名曰駐蹕而浚尤爲無統光堯四顧無所倚仗以言孝思之迫切則祐陵之梓宮未歸顯仁之鑾輅未返以言圖功之救盍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決迄無期度於是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衝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與浚均逐矣及乎紹興之末檜死虜動而隆興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召天下名爲忠義自喜者和而從之其實無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則祖述范仲淹之舊說欲與虜帥往返以定和議爲兩國生靈請命一則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種相率響應以謀大功至其一敗符離師徒潰散人情摧沮異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望尹穡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柢者上書論



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歲月皆浚所爲也蓋浚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反城而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爲將帥者昭致之而不敢絕豈真以此爲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爲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夫大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怪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挺逐虜而迎我然吾之眞能恢復者不專在此況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此與童貫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真何異邪浚少年爲將相困躓白首忠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光堯聖訓謂浚不可用非知人之明哉今鄉曲之擄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更互藩飾以爲北方之奇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饋遺竊問廝養而謂得虜密事以相銜耀沿淮守臣思爲進用計布心腹於跳河之曹越淮未幾撰造虛事以爲間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恢復之說遂與舉子習程文以媒課試者無異而國事眞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下一切掃盡勿留聖思力行今日之實事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帥必死之將必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

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爲守而不以備我爲守其戰妄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知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欲效彼之妄進守亦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妄戰也雖使得宿得毫得徐遂至汴

郊將何爲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進者明我之不敵耳而我亦效之何哉駐劄之兵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爲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興元一也襄陽一也合肥一也沿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肥也沿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興元之出秦鳳二者我之所必當有事據中州按關隴形勢之最先古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從淮以出毫宋大梁地散而難一且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奇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響答胸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練而待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非當守也然爲國必分

內外其四外也其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守江南也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肥最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盡二十萬足以滿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以此進彼亦以此進昔者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彼能而我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霸王之資也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耀威河南常事爾枋頭灞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獨其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削旣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紹興十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



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廬以北論者方  
囂然以取中原爲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可得而北方猶未  
可圖也況其不能望見襄廬之北而欲坐策中原者乎陛  
下宜執分畫之要謹命帥臣立爲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  
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務出於無備不  
意以爲立說之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  
始也

終論七

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適得平焉  
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荆襄當韓魏亦以取韓魏以淮當  
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  
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吳越旁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爲  
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猶爲有餘至於人徒兵械

水心文集卷之五

六

財穀而我之所以爲具者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  
是非必奮於微弱立於艱危以小取大以寡取眾若昔者  
越之於吳燕之於齊也又非若女真之於遼與我也而又  
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復讐者我之義則自燕以  
南其勢易以傾動而從我若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  
外又有所爲易焉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  
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  
謂難者自宣和以前以弱勢行弱政百二十餘年矣宣和  
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奪心懾不能自主其命而  
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紀綱欲必以一二年之外五年之  
內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笑或以驚視或以疑之或  
以非之或以沮之異論四出解體不前且復人才未嘗素  
練識不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

必不激而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而乏此必至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決有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昔者其所行之事與其所立之論尙爲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力度時之論而商浩諸庾屢謀北方元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會最捷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論勝而今世偷惰無能之人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陛下欲爲之志久而無所爲也故臣願陛下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膠固伸攣縮先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傾耳張目聳動四顧而莫知陛下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羣臣生其志力以終從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而不使羣臣一前一卻懷詐飾非以疑沮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安危興壞之大端陛下之所先知也如此者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爲羣臣之倡承望聖意而敷暢於下誅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才出矣

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由兵之爲大事而已其舉措爲廢興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爛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



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真擇利害以定取捨者也誠使真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募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亟圖而亟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上乘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爲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侮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

水心文集卷之五

六

美名不必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者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民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

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則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爲大憂而兵可用矣

兵總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厯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羣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疏哉太祖旣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

水心文集卷之五

九

服海內者太祖統紀綱御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羣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爲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況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厯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衰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



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弊名其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爲盜賊幹離不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

水心文集卷之五

五

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轄路鈐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四屯駐大兵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之患乎使知其爲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邇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强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浚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

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漸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慙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



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閣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攄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讐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根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鬪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 廂禁軍弓手土兵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

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趁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

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爲  
弊未除而亂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爲養兵之患  
無智愚所同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爲患則早  
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  
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  
衆害事哉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  
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  
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實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  
爲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爲  
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之心遂至於忘讐恥棄諸華  
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  
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  
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爲其所易者何哉



